

《清平樂》與“千年科舉第一榜”

文 | 羅實



中文網絡上曾經流行一個有趣的話題：如果你是一個讀書人，你願意穿越到哪個朝代？絕大多數答案都驚人的一致：宋朝。是的，如果要在中國古代尋找一個讀書人「最舒服」的朝代，毫無疑問是宋朝，尤其是北宋。

趙宋自孤兒寡母手中竊奪天下，深知軍鎮坐大之兇險。立國伊始，便以「揚文教、抑軍功」為基本國策。這本是武人維繫帝祚的一點私心，誰知竟為中國士大夫開創了一段千年不與的錦繡光景，歷史情節之吊詭，可見一斑。

尊文禮士的傳統，肇始於開國皇帝趙匡胤所立的一塊誓碑，碑高約七八尺，闊四尺餘，誓詞三句，曰：「一、柴氏子孫，有罪不得加刑；二、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；三、子孫有渝此誓者，天必殛之；」。碑立之後的歷朝，「謁廟禮畢，奏請恭讀誓詞。自後列聖相承，皆踵故事，歲時伏謁，恭讀如儀，不敢洩漏」（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）。

這樣的「祖宗家法」開啟了中國士人的巔峰時代。經歷殘唐五代蠻族禍亂的兵鋒洗禮，貴族世家已消失殆盡，「平民政治」竟乎成為時代主流。自隋唐時開創的文官制度此時達到新的高峰，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」，不僅是文人的理想，也成為趙宋皇家遵循的準則。兩宋三百年，賢相名臣史不絕書，雖有派系黨爭，但人身屠戮已絕然無迹。「士大夫」作為一個階層，迎來了自己的黃金年代。

清明政治，迎來的是社會經濟文化

的全面發展。宋之中國，為「近代化之曙光」：火藥、活字印刷、指南針這三大發明均來自於宋人智慧；大城市興起，十萬人口以上城市達三十餘座，北都開封人口百萬，南都杭州一百五十萬，而此時歐洲最大城市巴黎人口不到十萬；海外貿易遠達非洲、西歐、中東、赤道各國；城市工商業手工業發達，城市居民以及鄉紳成為文化生活的主流，市民階層初具雛形；科技水準日新月異，達致歷史高峰；紙幣用於流通，更是其他文化難以想像；

宋朝之前，歷代均實行宵禁制度，中國普通百姓沒有「夜生活」。這段歷史，至宋改變。舞榭歌台、勾欄瓦舍隨之興起，焚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成為風靡一時的「生活四藝」。城市娛樂的繁榮，不僅極大促進了「宋詞」這一新興文體的發展，也把國人「一日兩餐」的習俗變成了「一日三餐」，影響至今。

令人稍感遺憾的是，如此瑰麗多姿的時代，在華語影視圈卻鮮有作品正面呈現。長久以來，雖有一些「背景劇」，卻一直缺乏「正劇」，曾有人把原因歸結為宋朝特殊的時代風貌：「重文」的傳統使宋朝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溫文爾雅的狀態，不像別的朝代那樣有特別酷烈的殺伐爭鬥。這樣的時代氛圍如果放在影視作品裏面，很難製造激烈的戲劇衝突，創作起來可能會乏善可陳。「鬱鬱乎文」，反倒成了一道收視的門檻。

並非沒有破局的方法，《清平樂》的出現就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嘗試。該劇以